

【全新插图足本】

QUANXINCHATUZUBEN

清宫 绝史

下
XIA

幽锁深宫的嫔妃 治荡无羁的帝皇
骄奢淫逸的妖后 上下其手的臣僚
钩心斗角的竖宦 翻云覆雨的胥王
十三朝风流艳史 三百年警世文章



清朝三百年艳史
顺治出家
乾隆休妻



鲁

直●主编

LUZHIZHUBIAN

大众文艺出版社

清朝三百年艳史（下）

（民国）费只园 著

第五十八回

韩约素刻章工品石 顾二娘制砚小题铭

上回说到钿阁女子，便是梁千秋侍儿韩约素。这梁千秋名襄，原是扬州人氏，寄居南京，以刻石见重于时。大都脱胎何主臣的，有什么“努力加餐”、“痛饮读骚”、“生涯青山”等类，这几块章，大众却评她似何。然千秋也不肯轻易替人奏刀，有时还托兄弟大年代斫。自从得了约素，便将一生绝技，尽传于韩。

约素自署钿阁女子，尤自矜重。入印谱约不满十方，周栎园印人传中，有一段书钿阁女子图章前道：

钿阁韩约素，梁千秋之侍姬，慧心女子也。幼归千秋，即能识字，能擘阮度曲，兼知琴。尝见千秋作图章，初为治石，石经其手，辄莹如玉。次学篆，能镌，颇得梁氏传。然自怜脆弱，不恒为人作，一章非历岁月不能得。性惟喜镌佳冻，以石之小逊于冻者往，辄曰：“欲依凿山骨耶？生幸不顽。奈何作此恶谑，又不喜作巨章，以巨者往。”又曰：“百八珠尚嫌压腕，儿家詎胜此耶？无已有家公在，然得钿阁小小章，觉他巨钁，徒障人双眸耳。”余倩大年得其数三章，粉影脂香，犹缭绕小篆间，颇珍秘之。何次德得其一章。杜茶村曾应千秋命，为钿阁题小照，钿阁喜以一章报之。今并入谱，然终不满十也，优钵罗花偶一示现足矣。夫何憾！与钿阁同时者，为王修微、杨宛叔、柳如是，皆以诗称。然

清 宫 艳 史

实倚所归名流巨公，以取声闻，钿阁弱女子耳，仅工图章。所归又老寒士，无足为重，而得钿关小小图章者，至今尚宝如散金碎璧。则钿关亦竟以此传矣。嗟夫！一技之微，亦足传人如此哉！

约素跟了千秋，刈章品石，闺阁中极为难得。这约素生长白下，曾在秦淮水榭里，住过几年。千秋久负盛名，同杨龙友、蓝田叔，俱称莫逆。有时花间买醉，看这盈盈雏婢，弱不胜衣。千秋常叹道：“若个可儿，沦落风尘，不是很可惜吗？”

龙友惯做撮合山，叫千秋移根而去。千秋囊金正在充裕，果以二百钁购约素。

约素憎千秋年老，每问龙友何日可除官？龙友辄漫应她。到得千秋寓里，只有些秃毫残墨，零纨继素，并无珍重品物，知道他是个寒士。又看他穿的是轻衫，戴的是幅巾，又没有红袍纱帽的气象，才知道受龙友的赚了。

幸亏千秋教她琴曲，渐渐有点领会“小红低唱，白石吹箫”，这是何等的风流呢？

千秋料她聪明伶俐，决计传授她篆刻。起先是教她治石，方的、圆的、扁方的、椭圆的，相质造形，别有天然的风趣。镜台粉盂边，陈列这种累累怪石，也算是闺人奇品，她终日抚弄这石，磨光刮垢，千秋总说美人心细，才能够妥贴不颇。她把各种石质，都辨明白了。千秋更教她学篆，谨严精审，楚楚有致；上追秦汉，尤为古雅奇崛。慢慢教他章法刀法，又把她题个号叫做“钿阁”。

约素是聪明不过的，况且千秋家藏的印谱，填委箱篋，观摩一番，领会一番。千秋有时也令约素代刻，那代千秋刻的，是恪守何法，一丝不走。边款署着“钿阁”的，却是风华旖旎，望而知为闺人手泽。

品评的还说约素所作，胜过千秋，真是不可思议呢！

然大凡容易传名的，一是布衣，一是方外，其一便是闺秀。

“布衣”两字，是高尚的，不应试，不赴召，并不自命隐逸，又不下伍屠沽，这不令人可敬吗？“方外”两字，是闲适的，超出尘俗，打破情缘，或名士逃禅，或达人皈依，这不令人可重吗？“闺秀”二字，是香艳的，屏除豪华，解脱寒俭，或半联佳偶，或得事才人，这不令人可羨吗？但是布衣、方外，在山巅水涯茶余酒后，还能仿佛相遇，推襟送抱，可以求他一点作品。

那闺秀是门深似海，便有一二技艺，也不轻易示人，什么守礼教呢，避嫌疑呢，便算辗转得来，不过几句诗，几笔画，还不知道真的假的。像韩约素的刑章品石，却是难上又难。约素倒并不受千秋的拘束，只要所求的人不俗，所刻的石不顽，她也乘兴为之，愈纤愈妙，否则便难说了。

千秋的朋友，最联络的是杨龙友。龙友却雅善周旋的，在千秋书房里，调脂弄墨，剪素裁缣，约素都在一处。有时一帧绘就，没有押脚图章，约素拣块佳冻，镌着一两字，盖在下面，龙友嘻嘻的笼袖而去。

其次要算田叔，没有龙友这样取巧，却用画幅交易的。周栎园同千秋，向不相能。《印人传》里，对着千秋，颇有一点点微词，说他印品不高，为势所劫。其实只为着几块印章，千秋未曾报命，南都傲抗的时候，不知流落何所了。栎园从此修憾，反托千秋的兄弟大年，代乞约素。约素并不推却。《印人传》里，有这闺秀，可以称为创格了。

后来千秋即歿，约素断刀弃石，佐理家事，不复有这闲情别致。在栎园谱中，搜罗不到十块，这要算得矜贵呢。

乾嘉的老辈，有了韩弼阁的章，还要有顾二娘的砚，才称双绝。顾二娘住在苏州专诸巷里，她的祖父顾子昂，虽则是个古董家，生平却有砚癖，家里大小的砚，藏着不少。

二娘只有十余岁，便喜欢摹拓砚铭，拣选砚材。那几块最古的元砚、明砚，算是二娘一种范本。究是哪几块呢？

元武宗皇后砚：砚背刻半身小像，音缀峨冠，旁有“珍哥自写小照”六小字。按珍哥为元宣慈惠圣皇后名真果，一作珍格，皆译音通转也。珍哥为弘吉喇氏脱怜王子迸不刺之女，至大三年册为皇后，泰定元年十一月崩。砚作长方形。

明宋学士澄泥砚：面有池，覆一小蟹。背题铭云：“泥以水清，砚以火成，水火既济，质朴文明。銜华佩实，一世横行。”砚作圆方形，无棱。

明衡山砚：砚背有唐寅所画莲坐佛像。沈周铭曰：“欢喜心，自在相。居极乐，寿无量。”砚作长方形。

明白石翁砚：砚背镌白石翁小像，上横小篆八字曰：“白石翁七十六岁像。”自赞云：“茂松清泉，行歌啸坐。逍遥天地，一拙自荷。”纪年为己未秋七月。砚作长方形，四周浑圆无角。

明衍周砚：砚面深凹，左角有八分“断碑”二字，下有“衍周”篆书二字。右角铭曰：“身可存，心不辱。藏三年，化碧玉。”背即断碑十七字。大约吴越时石，砚形正方。

明梅花砚：砚背镌老梅一干。右角小字两行云：“万历丁丑十月之望，沈襄为五槐内史写于梅雪斋。”边有行书“博雅堂珍秘”，下署“项子京”。砚极大，长方形。

明白石砚：砚面中凹裂成一缝。济南邢侗铭曰：“綏山之桃，化为石，沉波涛，水春沙蚀坚不销。圭角偶为鲛人得，遂琢为研登书巢，尚有灵液濡霜毫，系周

国镇于四匝者。”砚背则养真居士八分书铭。砚作桃子形，颇古雅。

明水绘园砚：砚面有波磔纹，背镇水绘园图。楼台花木，纤细可辨。角有篆书“水绘园”三字，下一小印曰：“巢民。”砚形椭圆，不假雕琢。

当时子昂便自署宝八砚斋。二娘的父亲，也能识砚，什么石鼓砚、亭林砚，又添了几块。二娘心领神会，专心辨石筑砚，不是端溪老坑的砚石，从不肯轻加青眼。她在宝八砚斋居住，琳琅满目，都是砚石。二娘只将鞋尖轻轻一点，已知道石质的优劣。那鞋尖锐如菱角，细如芦管，拨弄这些石料，把她如宜僚转丸一般，大众都称她绝技。几个文人学士，借着掺掺女手，留这文房清供。二娘亦不靳解刃。偏有附庸风雅的，你也一块石，我也一块石，要铭要款。二娘看得不耐烦，让他垒做假山，究竟未曾一顾，所以生平制砚，不及百方。

康熙南巡江左，二娘将秦砖割制，一块刻出“天子万年”四字，一块刻出“子孙永昌”四字，由苏抚进呈睿览，赏过文绮几件，二娘的声价，顿然增加数倍。

二娘本有田园，可供饘饭粥，并不仗着此技度日，居然得邀宸眷，益发看得郑重。京邸的侍从，省会的督抚，都因罕而见珍，宝贵得过于珠璧，市上自然绝无仅有了。到得乾隆季年，杭州何春巢承燕，在金陵古董铺里，得着一块砚石，确是二娘手泽，砚背钤有刘葱一诗道：

一寸干将切紫泥，专诸门巷日初西。

如何轧轧鸣机手，割偏端州十里溪？

后面跋云：“吴门顾二娘为制斯砚，赠之以诗，顾家于专诸

故里故云。时康熙戊戌秋日。”

自刘至何，相距已七十年，春巢购了这砚，欢喜得很，因素工倚声，也填词一阙，附于砚横。词名《一剪梅》道：

玉指金莲为底忙，昔赠刘郎，今遇何郎。墨花犹带粉花香，自制兰房，佐我文房。 片石摩挲古色苍，顾也茫茫，刘也茫茫。何时携取过吴阊，唤起情郎，吊尔秋娘。

此词载入袁简斋《随园诗话》。简斋为着二娘，将刘、何两人一诗一词，都附骥以传了。

康熙时代的顾二娘，一直传到乾隆，不过留个姓名罢。那“宝八砚斋”的元砚、明砚，同那石鼓砚、亭林砚，渐渐流散出来，阮云台也得着，毕秋帆也得着。你刻上一方珍藏的图章，他刻上几行宝贵的题跋，百年以来，屡易其主，拓本倒愈多愈杂了，作伪的愈摩愈像了。

顾二娘虽则是清初的人，大众仰慕“闺秀”二字，不靳重价，况且康熙时代的老臣耆献，都藏着二娘一砚。所以北方更比南方难得。犹记高江村题着铭词道：

丁巳己巳，凡十三年，夙夜内直，与尔周旋。润色诏敕，詮注简编，行踪聚散。岁月五迁，直庐再入，仍列案前。请养柘上，携旧林泉，勳华丹宸，劳勩细旃，惟尔之功，勒铭永传。

这种风气，居然传到满人身上。成容若侍卫呢，法时帆祭酒呢，连成亲王永理，一律有此嗜好。总以润古雕今，借增色泽。随园时候的尹望山、似村两父子，却也聚集得不少。后来东甫那

彦成，工诗善书，算得风骚领袖，可惜他转战西北，做那浙矛炊剑的勾当，没工夫来摩挲金石。到得兵氛扫净，偃武修文，他竟补了直隶总督。这时延宾开阁，却也不下阼毕。一间签押房里，不但夏鼎、商彝、秦碑、汉碣，罗列井井，便是元砚、明砚，都编着字号排列。幕府里的人，认得是“宝八砚斋”的遗物。

顾二娘还镌着题铭，只有一块是顾二娘筑的，却系江村供奉时所用。东甫治事有暇，最喜临池染翰，今日试这块砚，明日试那块砚，忙得僮仆拂笈研墨，都来不及。

东甫这衙门里，外面户屨常满，内里只有一位太夫人，连夫人公子，均在京寓。况且京津密迩，有时趁着觐见的便，偶然小住。对着太夫人，却异常孝养。

这日晴窗春暖，勾当了几件公务，依然要挥毫落纸了。僮仆已铺设停当，东甫卷起衫袖，擎着大笔，一幅纸尚未写完，内室里老嫗，忽然传太夫人的命，来请东甫。东甫不知何事，丢掉了手里的笔，整整衣服，慌忙走进去了。

正是：

得意疾挥看带草，忘忧坐对报开花。

欲知后事，且听下文。

第五十九回

高牙喋血疑案投繯 远道归魂哀情随溷

清
朝
三
百
年
艳
史

上回说到那总督的太夫人，传命来请总督。总督踏进内室，向太夫人请过了安。太夫人道：“皇上叫你总督直隶，干什么的？”

东甫摸不着头脑，说道：“儿子在任上，虽没有功绩，却是勤政爱民，不敢辜负天恩的。”

太夫人道：“表彰节烈，不是你分内事吗？”

东甫道：“绅士呈请的有专案，州、县总呈的有汇案，这是照例的事，儿子并没有疏忽遗漏。”

太夫人道：“哼哼，等到衙门里来报，都是有财有势的。这些贫家小户，湮没不传的多着呢！”

东甫道：“儿子去通飭各县采访局绅士，认真办事。”

太夫人道：“现在有件事，有个人，比绅士采访得清楚呢。”

东甫道：“到底母亲为着那一件事，不妨明谕儿子。儿子自然谨遵慈训的。”

太夫人道：“是呀，我们满洲人只知道报答主子。如今染了汉人的习气，读书写字，猎取科第，做了封疆大臣，还要沉溺在笔砚里，吏治民情一概不顾。你还对得起皇上吗？我不耐烦同你细讲。”

回顾随身的老嫗道：“你对他说说罢，总算替那人伸冤。”

老嫗起初不知太夫人为什么发怒，后来叫到她身上，才觉得前日闲谈的疑案，要发作了，还迟迟不肯直讲。

东甫催她快说，她才说道：“小妇是保定南村人。邻居有一莫姓，向来是务农的，男子前年殁了，剩下一子一女。家道倒也小康。因为无人耕种，雇了几个佣工。内中有个佣工叫刁实，最得主母宠爱。渐渐同卧同起，各佣拿着主母的话柄，由一而二，由二而三，没有一个不染指了。儿子年纪已经长成，自幼聘定的妇家，叫媒人前来催亲，草草迎了媳妇回来。依然同这班佣工混在一起。媳妇虽是乡村人家的女儿，倒是性情贞静，不妄言笑；有时看见阿姑的痕迹，她总有意规避，不是在厨下，便是在房里。阿姑恨她古板，嫌她呆笨，满嘴说她懒惰，她也从不辩白。这日正是下午，阿姑在房洗澡，她去替阿姑倾倒浴汤，谁知浴盆里一男一女，一个阿姑，一个便是刁实，赤裸裸一丝不挂，她见了很难为情。这奸夫淫妇，却还行所无事。过了几日，儿子进城去购物了，阿姑同刁实串通，叫刁实夜间到媳妇房里，干那无耻的事。媳妇料定丈夫去后，必有变故，却暗暗将衣裤鞋袜，缝成一片。阿姑恐防媳妇不愿，夜饭时候灌了媳妇几杯酒。媳妇推着醉去睡了。阿姑虚掩着中门，让刁实可以进来，自己却别寻佣工取乐。正在浓睡，忽听媳妇房里，大声呼救。阿姑知事不妙，怕得惊动邻里，套上单裤，赤着膊，赶进媳妇房门。刁实正压在媳妇身上，替她解剥衣纽。阿姑料是媳妇不从，带说带劝的拖开刁实。媳妇总道阿姑前来解围，不道阿姑反将媳妇衣纽撕开。刁实想乘势轻薄，媳妇照着刁实一掌。刁实一时性起，将媳妇拳打脚踢。阿姑不但坐视不救，反问她从与不从？媳妇力竭声嘶，情愿求死。阿姑恐她告诉儿子，告诉母家，恰好几上有刁实解下的腰带，用力在媳妇颈上一勒，自然呜呼哀哉了。次早叫刁实去报知母家，只说急病。儿子是极孝母亲的，不敢多说，只是痛哭不止。母家只有弟兄，光景也很寒素，人材也很孱弱；明知道内中别有黑幕，若是官衙诉讼，又要费银钱，又要费工夫，地保差役，哪一个肯白使的？况且贫富不敌，说到人既死了，母家也不

追究，只要从丰棺殓，延僧超度。阿姑本来是恐慌得很，听到母家不来干涉，她便一概答应。出殡这日，乡下还搭台演戏呢！远方的人，不知道原因，还羡慕媳妇的荣耀。近村的人，沸沸扬扬，不过说阿姑淫毒，媳妇贞烈罢了。看见母家尚是隐忍，旁观事不干己，哪个来代她昭雪？小妇在村里，贪看了一两日戏，所以逾过假期。老太太问起，才把这疑案谈谈，不知老太太何故要惊动大人？”

东甫听罢，问道：“这事是真的吗？”

老嫗道：“真的。”

东甫道：“你可作证吗？”

老嫗道：“可以。”

东甫对太夫人，又请了一个安，说：“儿子明白了，出去办罢。”

太夫人道：“去罢。”

东甫出来，派中军去传保定府上院，叫他速飭清苑县，赴南村亲提莫姓民妇，佣工刁实，解辕候审。

保定知府奉了当面严谕，也无从探听消息，只得专差下县守提。清苑知县更不知来意，赶紧下乡，将这男女两犯，上了镣铐；星夜起解。村里的人，料是东窗案发，却猜不出这样被制台知道，这等严厉。知县带了犯人上府，知府连知县一并申送督轅。

东甫见了知县说道：“贵县知道这案始末吗？”

知县道：“卑职奉檄提人，未敢擅讯。”东甫道：“犯人今日寄监，明日早堂，烦贵县带犯祇候。”

一面令知按察使、首府会讯。

次晨二堂上摆设三副公案：中间是总督，左边是按察，右边是首府。清苑县上堂行礼。中军传鼓开门。民众观审的，约有数百。传谕不准喧哗罗唣。点过犯人刁实、莫伊氏的名，由首府先

问了几句籍贯、职业的例话，总督便向刁实道：“你快把如何通奸主母，起意杀人的实情供上来。”

刁实四面一望，没有原告，自然随嘴抵赖。那堂后早走出白发青裙的老嫗来，把莫伊氏同刁实的劣迹，一五一十，宣布大众，按察使同府县，才之恍然大悟。

莫伊氏早认得老嫗，是同村的陈家嬷嬷，在总督衙门里服役的，此案有她作证，要一点不认，是不能了。当堂认了通奸是实，对媳妇却认个刁实图奸不遂，羞忿投缳，她却并非同谋，希冀逃个死罪。

知府开了供折，送那总督阅看。那总督谕清苑县，补提莫范氏家属，随带莫范氏尸棺，责成首府督同首县，讯实按拟。知县哪敢怠慢，又去提了范云、范霞对质。莫伊氏总咬定自缳，清苑县命仵作开棺检验，莫范氏确系勒毙，填明尸格，拟定刁实强奸烈妇致死，应斩立决。莫伊氏谋毙卑幼，应绞监候。

那总督不以为然，说道：“伊氏不为丈夫守节，与莫姓恩断义绝，范氏不得以卑幼论，合应立绞。”照这样附片奏请，朝廷居然批准，就地行刑。高牙大纛的旁边，洒了几点恶血，一场冤案；仗着那老夫人昭雪了。那总督还将范氏专请旌表，建坊入祠。那老夫人才了却一桩心愿。

这首府本来姓唐名朴，号叫漪园，从翰林外简知府。此番承审这案，长了许多见识，增了许多经验，因此卓异入都，不到二三年，升做江苏按察使。这江苏是东南大省，苏州首府附郭的，有长洲、元和、吴三县，均需干才上考，才补这缺。论到每年收入，廉俸外实也不少。但须串同胥吏，鱼肉农忙，踢斛凌尖，希图中饱，算得敛钱的上策。若是存心一个“高”字，加着一个“慈”字，怕不清风两袖吗？从前有个元和马知县，带着孺人弱女，由大挑补了这官，甫过中年，遽捐馆舍。

他原籍又是甘肃，一棺万里，如何能够归葬？茕茕母女，赁



瑜姑面貌原是秀丽的，性情原是温婉的，加着笔墨娟静，针黹娴雅，所以人人想捷足先得。

人庇下。初时年家僚友，还有一点津贴，随来的长须老仆，出去经营负贩，尚好勉强度日。老仆又客死了，年家僚友又星散了，母女两个，牵罗补屋，扫叶添薪，自晨至昏，全靠着十指生活。年丰的时候，已是数米而炊，一遇凶灾，竟至欲炊无米了。

女儿名叫瑜姑，看着老母饥寒交迫，心中着实不忍，却又疗贫无策，援手无人，便泣向老母道：“女儿长成十六岁了，若是男子，还好奋志科第，恢复门祚，母亲尚有享福的希望。偏偏是个女身，亲恩是无可报答。女儿愿学婴儿不嫁，做母亲膝下的长伴，不料米珠薪桂，害得母亲衣食不周，这真是女儿不孝了！女儿左思右想，只有鬻身做婢，得资养母，才好稍酬罔极呢！”

老母道：“尔父一行作吏，尔若作婢，不是貽泉下人羞吗？”

瑜姑道：“女儿矢志自爱，决不贸然失身，有玷门户的。”老母无计可使，只得含泪允诺。

这消息传了开去，媒媼沓来纷至，户限为穿。老母爱惜瑜姑，左也不允，右也不肯。

瑜姑面貌原是秀丽的，性情原是温婉的，加着笔墨娟静，针黹娴雅，所以人人想捷足先得。最后媒媼偕一老嫗，前来平视，说道：“某太太需购一婢，只要青年美貌，不靳重价。”老母尚犹豫不决，瑜姑怂恿老母，说：“有八百金的厚聘，足以养生送死了。”

老母道：“你看他言甘币重，怕不是诱我吗？”

便同媒媼说明，须要送女前去，拜见主母。媒媼并不唆拒，到得银契两交，带着母女同行。穿街过巷，走了一程，只见一所极大院落，门无司阍，庭无传达，走进里面，大有狷儿吹客，鹦哥唤茶的光景。一面走，一面想，知道不是善地。

那巍然高坐的主母，颐指气使，一点没有大家风范。彼此相见，也故作骄人的态度，狞笑道：“你去罢，你女即是我女，你可放心。”马夫人并不打话，只望着内室的陈列，都是管弦丝竹，

后堂隐隐约约，有几个粉白黛绿的，嘻嘻谈笑，益发起了疑心，便向瑜姑道：“善事主母，我再来视汝，汝勿念我。”瑜姑涕不可仰。马夫人以目示意，快快的跟了媒媼出门，便要还银毁契。媒媼说他儿戏，岂能任你反复？

两人正在口角，前面唐按察的仪从来了。马夫人拦舆呼冤。唐按察约略一问，叫把媒媼带住，交三首县立时查办，叫马夫人归家待质。三首县提到妓家行首，科他买良为娼的罪，身价充公，房屋发封，还要驱逐出境。

唐按察对着三首县道：“这事却办得爽快了。但是马夫人同小姐，没有结束，难保不再有他事发生。我们救人不救彻，毕竟有点遗憾。况且马小姐的父亲，金章墨绶，同诸君先后同僚，睹此茕茕，谅不忍听他沦落。诸君身为民牧，平日容奸养恶，略不究诘，若非马夫人机警，不是使仕宦闺秀沉入陷阱吗？我也不来责备诸君，请各捐俸五百金，也算谢过，也算赠嫁。”三首县自然照送。唐按察对马夫人道：“你将这一千五百金带家去，连充公那项，已有二千余金了。我替你择个佳婿，使你可以靠老，不要再受人哄诱呢。”马夫人同瑜姑磕头致谢。

按察正在轮考月课，出个四书文题，是“南容三复白圭，孔子以其兄子妻之”。内中蒋瀛一卷，有几句道：“谁为姻娅？公治长也。谁为媒妁？卫武公也。”按察传学师问这蒋生有否结婚？学师查复蒋生，年只十七，是吴县学生员，家贫力学，并未订婚。按察笑道：“我来做个卫武公罢。”将课卷拔列第一，命吴县知县，同吴县学师作伐，向马夫人致意。马夫人欢喜非凡。这陶生又拜了按察老师。

按察道：“汝岳母的苦情，你总知道了。将来合卺以后，须得从优侍奉。汝岳父原籍过远，便在苏州，择一佳地，把那远道归魂，有所附丽，这是你子婿的责任。汝岳母套资有了，我赠汝五百金，作为婚费。汝总要有志向上，才不负我一番的培植。”

蒋生唯唯而退。两家在阊门里租了房屋。结婚这日，除两位冰之外，还有几个马知县旧同寅，一班蒋生的同案，都来道喜。郎才女貌，一对璧人。连马夫人也象服笄珈，指挥一切。到得夜阑人静，喜媼扶了马小姐归房，蒋生亦从容辞了岳母，踱进房里。这时灯花含笑，炉篆添香，听了戛然的帐钩声，早成就了百年姻眷。

从此三人团困一室，式好无尤。马夫人提起唐按察的大恩，叫蒋生总要竭力图报。蒋生道：“我们靠着唐老师，使我温饱读书，并不算吃苦呢。”女婿听得那陶云汀陶老师，才是真苦，所以他体恤寒士，不遗余力，如今已升到两淮运使了。这云汀苦境，究竟怎样呢？

正是：

膏粱生涯名士泪，梅盐事业相公才。

欲知后事，且听下文。